

廣通志卷之第七十二

藝文二十九

碑記

明李東陽賈太傅祠碑記

古所謂大臣者必先大體后庶務其所設施皆

足以型天下及後世然其自負甚重不苟合於人
人未必能識識之未必能用此治所以恒弗成也
漢屈羣策豪傑並起而從之高帝之初所不克致
者商四皓魯兩生之外天下蓋無遺賢矣明律令
時則有若蕭何曹參治軍旅時則有若韓信彭越
周勃出入籌策時則有張良陳平此皆發亂創始
者之所為用非所以繼世建統也文帝時可當大
臣者惟賈太傅一人少而薦於朝且顯矣卒短於
大臣困於長沙老於梁嗚呼以文帝為君而太傅
不得為之相是漢之禮樂微矣吾觀其論天下之
建置則先仁義後刑法論天下之勢則先內后外
先腰股後脛指論吏治則先風俗論世之所以長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七十二

一

久之術則先太子論大臣則先廉恥此其言皆治
亂之大體所在戰國而下無能言之者可以為大
臣矣當時人多以為少年喜紛更後之議者亦以
為太驟此其言得失必有能辨之者或又謂古之
伊尹管氏未能遠過者伊尹吾則弗能知太傅之
正彼管氏者烏足以語此使太傅竟作相必能刮
去秦習成漢之王制非蕭曹而下可擬也不用而
死文帝固未嘗酬之而遺憾尚在天下司馬遷作
史記徒以其昂湘江之賦遂與屈原同傳則亦其
矣太傅在長沙人至今習知之其故宅為卒伍所
居其井猶存焉世所傳賈傅井者也成化元年我
長沙守錢侯募郡人以財贖其宅地為祠塑像其
中請著祀典詔以仲春秋祭用豕一羊一案盛備
復其民一家使供祠祀翰林編修李東陽省墓歸
自京師實拜太傅於祠侯請紀其事太傅之賢史
書之詳矣予為之記俾後來者知茲祠也功自侯
始

吳國倫呂公祠碑記

按公姓呂諱調陽字和卿
別號豫所起家桂林於嘉

靖甲午中粵西鄉試登庚戌進士一甲第二人由
史官歷司業祭酒官詹侍郎太宗伯仕至光祿

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累贈曾祖以下三代考妣俱一品錄廕子弟四人至萬曆戊寅十疏乞骸骨歸上賚予殊厚遣御醫視疾行人護行踰歲抵家越庚辰元日于正寢訃聞上悼之輟朝議卹賜祭十一壇追太保謚文簡遣官行營起家儀章甚脩朝廷恩禮大臣未有加于此者其子與周輩因建祠饗公而奉公生前累受誥勅及身後所膺贈官誥命御製祭文並勒豐碑用彰主上恩德光延俎豆澤沃泉壤公之為桂林重不啻九鼎大呂矣及楚興國之夫始縣為公先世故土而五世以上祖塚纍纍茅潭里中有司為禁樵牧過者無不改容下拜曰此相國里也且始封一品是曰鑑祖非即由此而戊越者乎其澤未斬其游魄未必不依依故鄉况公每懷五世及周之義由鑑祖及公才四世耳公嘗一過茅潭展墓叙族而與里人交甚歡已又治第州城親為其季子興武議婚開產業將遂以州為菴襄計甚深遠海內士所共聞也夫桂林特公家徙成甌晚一借公重遽使全粵為名都而家廟邑社蒸嘗歲舉里人乃不得望而禋之柰負公之靈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七十二

二

何於是父老因諸士大夫謀於國倫國倫以告郭公達達曰盛典也願身任之旋請于韓太守濟濟曰盛典也願力贊之蓋守為公所舉士而令則國倫門人故議不待更端而定役不待遲久而興事之所由舉也蓋有會焉令既相地于縣北里許後負西里山前臨車馬孔道于是捐俸摠材誅茅測景建堂三楹而即以神櫝居其中乃布露臺除甬衛營棹楔為門繚以垣堵塗以丹青夾植松桂諸木翼之門左方為守祠者廬而又買地若干畝附祠左右歲可得數金為春秋二祭資又釐石以待碑者士大夫若向僉事日紅周光祿撰餘舉人立朝與二三縣僚文學博士皆時佐令視版蓋經始于庚寅初夏而即以秋落成郭令于是策朝奉相國主登堂入櫝端冕而牢祀之諸父老與行路之人觀者大悅莫不竊嘆微公不特發山川巨靈微賢守令不能舉千百年而公不特發山川巨靈而拜之俯仰徘徊愴焉有相國志欲反楚而先家興奪于年恫矣恫矣猶幸其先相國之靈爽有依于

盛哉季子趨

告國倫曰先

武在此祭有先河

而後海豈河尊於海或源也或委也今卽源楚而委粵亦先人之心也而况兩地並禮乎國倫然其言季子遂以其書報伯子時伯子已自光祿少卿積遷應天府府丞過家得書大喜因與二弟舉人興齊中書舍人興文遣使致幣屬國倫記其事碑之國倫倫億嘗爲公作狀論其世已詳茲不具述第述祠所由建爲里人風夫里人竊竊焉願祠公謂公起鼎甲拜相位冠羣僚名聞中外望而祠之足以張楚如是而已乃公所以能使人祠而守令士大夫之樂于祠公者則不以名位而以立朝大節故在朝則朝重在野則楚粵兼重里人不盡知也考國朝以一甲第二人入相者自永樂苗文康公溥與公二人乃若歷官三十年守正而進見機而退始終純白上下無間言爲一代完名則公一人而已嗟乎此殆有常相疏太傅所不及者難矣哉若其啟沃三聖師表天下儒紳定禮樂弘謀猷爽輔勲勞書在石室卽士大夫有不盡知何論里人具爲楚粵交重而交祀之公蓋足以享之也國倫楚人請以楚事喻昔者尹吉甫起房陵爲周內史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七十二

三

其後周與房陵並祠之孫叔敖以下里士爲楚相後楚王封其子于寢丘奉敖祀而下里之祀卒不廢諸葛武侯其先瑯琊人後起襄陽伏龍山相先主保蜀所在有武侯祠瑯琊襄陽之祠亦並不察則信乎神依人哉公蓋與三君子無古今而楚粵並有子孫族類爲依又三君子缺典也今公下世已十三年祠成且二年而韓守與郭令亦已相繼遷秩去季子日過我以碑爲請遂自忘其老病勉爲之而系以侑神歌三章章八句 一歌曰靈之來兮自玉京撫三象兮下太清駕蒼龍兮騷赤鱗

霞爲佩兮霓爲旌只尺兮殊庭陟降兮明神拊鼓兮鳴笙俎豆兮苾芬 二歌曰靈之來兮自桂林踰九疑兮眇洞庭來鄂渚兮思故林瞻東方兮樂續紛考蘭堂兮壁以蓀克椒桂兮繚柱蘅采三秀兮奏五英酌元鬯兮氣氤氳 三歌曰靈之來兮自茅潭焱一舉兮明霞端森玉佩兮鳴珊珊手璫芳兮是耽耽儼息駕兮湖之干簇孔蓋兮候青鸞雲鬣驟兮魄來還享千秋兮明且安 鄒元

標同仁書院碑記

督學劉達可氏吉郡人也其尊人朝列公寓潛遂居潛自滇歸

以明道為事捐俸闕歸時集同志顏曰同仁
學且教屢有書屬鄒子為記鄒子蓋嘗與遠可
官與鳩氏以學相勗誼不可辭謹為之記曰昔
子設教多術矣有言孝者有言性者有言敬者其
說不同獨言仁之旨不一而足後世儒者遂以夫
子之學惟仁為宗至宋儒輩出曰識仁曰體仁曰
求仁皆兢兢遵洙泗遺矩不敢倖尺寸不知夫子
所謂仁者欲人自得其本心耳苟得本心伴六合
通萬古千聖之心皆我之心仁不必言不得其心
曰識曰體曰求未免以己合彼去仁之旨愈遠達
可之旨在斯乎以我之仁同于人是分所有與之
不知人自有也以人之仁同于我是分人所有以
與我不知我固有之也以愛之體為同仁愛人之
一端也以萬物一體為同仁世借一體之說而里
論儕俗者不少也然則將何說之歸夫子曰仁者
人也識仁即人則海以內海以外千百世之上千
百世之下無智愚無賢否無貴賤惡乎同惡乎不
同其說嘗辨于易與書矣易之同人曰于野亨利
涉大川利君子貞于野者無然畔援空洞無涯之
謂也君子者正也故曰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七十二

四

至同于門于宗於郊而一日無咎一日吝一日志
未得則以其有域也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
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
王道平平無友無側王道正直非知仁者不足以
語此蓋必如是而後可語同仁之旨登斯堂者門
耶宗耶作好作惡耶偏耶黨耶友側耶可惕然思
矣楚故有嶽麓石鼓諸書院有先賢之遺蹟在焉
予將次第訪之而及同仁謹書膚見勒之碑陰以
當請

李維禎重建岳武穆祠碑記

承天府故為安陸州獻皇帝封

國也獻皇帝貞龍應而炳虎文封內外山川之勝
古昔忠義賢豪遺蹟靡不表章而咏歌之具載恩
紀集中鄂城十有八景而岳武穆祠居一焉肅皇
帝入踐大統升州為府改邑改井而岳祠廢莫知
所在矣陝西咸陽杜公歷任司理得獻皇帝集每
誦表揚武穆一詩忠義相感輒咨嗟酸鼻歲甲午
遣承天守鎮員缺上簡命任之甫至地方諸務未
遑修舉即求遺祠故址而惜其泯泯也卜地府市
之西為祠而勒獻皇帝詩昭示永久於是藩伯四

崑山支公任縣趙公臨清曹公及臬廉襄城皆捐貲來助既伐土為基下有積沙石如許以填垣之用衆誇異為神相不數月而祠遂成屬不佞植記之蓋岳武穆廟額血食所在而有而楚為寔勝考武穆自紹興四年除荆南鄂州制置使至六年改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除宣撫副使置司襄陽往武昌調軍前後十任楚自封子以至侯若公皆食邑楚自討李成走蘄州至死偽將京超復郢州平襄漢降王佐楊欽余端劉先而斬楊么大戰功數十皆在楚按祭瀧所謂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捍大患者武穆胥有焉吾郡之祠武穆禮也雖然禮時為大今非宋時矣有其廢之莫之或舉祠何以復興天地定位剛有君臣臣事君以忠無有二心古今寧有二道哉獻皇帝詠歌表章之蓋嘉武穆之忠耳故其詩若曰精誠光百代大哉王言所以論忠潔淨精微矣世不乏忠臣而本原其衷或迫於見功或亟於殉名適骨勁挺盛氣勃發或抑而為忿疾少有拂鬱中不自忍或流而為對怨其精誠不足故也世人誇詡武穆戰功而悲其以冤死以此為忠忠固小道耳武穆之功以戰著而忠不以戰功盡身以冤死受憐而忠不以死蓋夫敢戰之將率取俘獲斬馘為上若武穆之破李成張用也秋毫無所犯其破馬進也使人呼不從賊者坐坐而降者八萬餘人其破虔吉諸賊也高宗以隆佑震驚故令屠虔虔獨數四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張用王佐皆以降人推心置腹得其牙距之用故諸沒於寇若盜者其民望岳家軍若大旱之望雨而困於寇若盜者感泣思宋家仁厚之德先聲所至不戰而屈是之謂忠廉藺冠賈之賢不能無修隙而武穆於王彥剛避之於韓世忠張浚則下之不以小嫌妨大義不以私忿先公事同心戮力以庀王室是以謂忠功高不賞震主身危則有美田宅以自污飲醇酒近婦人以自廣耳高宗初為武穆營第則曰敵未滅何以家為授開府儀同三司則曰今日之事宜訓兵士戒不虞不宜論功行賞取笑敵人少豪飲無量高宗戒之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御柶勺子雲數有奇功而秘不以聳家無姬侍吳玠遺美姝結驪則曰主人宵旰豈大將安樂時嘗言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愛死即天下太平其下化之提數十萬師枕席上過鷄

犬不擾民開門延納李無敢入者所漸染素矣
之謂忠闕外之事將軍主之大夫出疆苟可以
社稷崇之可也而矯命橫行者託焉朱仙鎮之
十二金牌趨召班師矣以彼跳盪推扯之雄假命
慷慨奮激不受詔當奈何武穆不敢抗第東向再
拜泣下霑襟十年之功廢此一旦耳而雷五日以
待諸民內徙者疏以漢上六郡開田處之已疏乞
解兵柄而敵分道渡淮召之應援方苦寒噉力疾
而行師至廬州敵兵遁乃還次舒待命高宗謂其
小心謹慎不專進退會濠州破復救救之輒赴敵
兵輒又遁和議誤國固所日夜痛心疾首者然讀
其謝講和赦表與他封事意壯而語異未嘗與廟
議爭訟秦檜方侯高何鑄羅汝楫輩之交構文致
也從容就獄惟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而已竟無
一言自鳴以章主聽之不聰是之謂忠其鏤背文
盡忠報國而獻皇帝目之精誠功名之念融而不
有忿矣懟怨不少芥蒂於懷必如是而後忠可盡
必如是而後可言精誠誠之為道也貫金石移三
光終始萬物迄於今而廟貌血食所在不衰良有
以也楨雖不識獻皇帝微言而為繹其大義如此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七十二

六

俾後之評忠臣者
要以精誠為極焉

陸鴻漸祠碑記

唐處士陸鴻漸
者邑人也其生

平其宋子京唐書列傳及所自為傳中鴻漸生類
子文收畜於大師積公禪院考院故名龍華寺或
曰龍蓋今邑西湖禪寺相傳謂其遺址趙隣因話
錄竟陵龍蓋寺僧姓陸於堤上得一初生兒收育
之遂以陸為姓聰俊多能學瞻詞逸詠諧縱橫東
方曼倩之儔也鴻漸遺文獨茶經行世而又常為
歌所深羨者西江水向竟陵城來而已以故邑有
覆釜洲有陸子泉或曰文學泉皆漸所品水烹茶
處嘉靖靖間邑人魯孝廉刻行茶經而以沔陽童庶
子傳附之其後沔陽陳廷尉更刻豫章為玉山程
光祿書邑人徐茂才復臨刻之校童傳更宋傳者
十六字增者十二字後有童讚而遂以傳童作或
亦漢書之用史記文耳泉久沒湖中隆慶間某以
治湖堤得之構亭其上鴻漸之迹日彰顯矣領未
有為祠祠之則自邑人周藩伯始既新其所託迹
寺更為計之曰寺因鴻漸名至今而身無地受血
食何耶聞昔鬻茶者陶鴻漸形以神事之湯突間
且茶法記諸書不啻數十家而辨水法亦甚廣吾

黨小子尹祝而俎豆之為邑魁杓奚所不可於是
就寺後創祠為堂某楹後有臺前有某有廡有直
溜遂成勝地既落成使余記之余讀舊唐書傳隱
逸者二十人新唐書傳亦二十八人其附傳者不
與焉新書所不合於舊者五人所增於舊者九人
鴻漸所增之一也按傳此數十人或仕而隱或隱
而仕即不仕而或以徵聘至朝或應辟至公府漆
指而去或取科名不偶而罷或不就職而食朝祿
而其人或羽流友士甚吾儒儔伍身不拜徵辟且
不見人主足不履朝堂惟秦系朱泚推李元愷衛
大經與鴻漸數人耳新書出而舊書摺不錄第一
隱逸傳論賀知章老始乞歸而盧鴻一脫其名新
書謬悞已甚舊書不收鴻漸而燒丹煉藥方技猥
雜則何謂也于京論隱有三概上者身藏而德不
晦名徃從之次挈治世具弗得伸於其爵祿泯然
受悠然辭末者內審其才不可當取舍故逃丘園
而不返由斯以談鴻漸固非子京所深取也子京
謂假隱自名號終南少室為仕途捷徑奈何於鴻
漸草不深取也子京之下士乃今之上士乎今嘉
鴻漸雖尸祝俎豆之可矣余覽一統志載裴迪茶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七十二

七

泉詩竟陵西塔寺魯經陸羽居漸天寶中為縣伶
誦其時名未著至與皇甫曾權德輿李季卿遊是
大曆元和時人王摩詰與迪酌倡為盛唐時人迪
即年少晚或及締交今其詩似詠鴻漸故居則不
相應豈名氏偶同或後人偽撰邪志又言陸子泉
在沔陽州治西廣教院竟陵故沔屬邑鴻漸所往
來人或慕而為之名或誤以縣為州二
事無足深辨然論世亦不可不審也 重濬沔河

碑記

按山海經嶓冢之山漢水出焉而東流注於
沔桑欽水經沔水出武都沮縣東浪谷中又

東逕沮水折而東南流注漢漢沔得互稱矣吾郡
沔陽州者居漢之陽漢自郡東播為蘆泆河東南
至於上新口經鮎魚套自泆達於三江口又自
新播於下新經柳口環城之三面而復折於三江
口合流趨於白湖曰河曰江曰湖方言之訛也曰
泆曰汜曰套曰日象形之似也總之不離沔近是
而州人獨稱環城者為沔河云河廢廢久矣觀察
蜀蘇公以時始濬之其長千百十丈有奇其廣十
丈有奇其為橋若堤石蓄竹槌費金百有奇其役
歷有時日其受命部署文武吏若而人不奪備地

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工成
於素於是州大夫李君介邑之令王君過其
請曰美哉使君之功舊史氏蓋記之其聞之
舉夫美也者上下外內小大遠邇皆無害焉
盡民力以成私欲使民蒿焉忘安樂而有遠
用日觀大夫起謝某不佞請徵輓輅道回遠
其材不足以備器用今而一幣航之矣土物
朝滿夕虛可以為美乎某曰美哉大夫曰未也蓋
通而農歡於私曰鄉者恒雨則陸沉驕陽則金
鏢今而後蓄為屯雲洩為行雨受令於三尺之
梓而無閔閔望歲且夫綆及而飄飲葭菼榆柳而
炊蔬俎而鱸烹佐我黍稷以事我父母樂我妻
可以為美乎某曰美哉大夫曰未也蓋河通而士
勸於庠曰水之為德也鍾滙之區珠玉斯登枯
之野林壑不毛先王建學辟雍類宮義謂斯矣乃
者河涸而地脉斬焉斯盡今而後縈之如帶抱之
如珥而風氣聚矣將使二三子觀盈科而進道放
連漪而成文可以為美乎某膝席而對曰美哉一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七十二

八

舉而四民歸德焉是可記也遂不辭而為之銘
彼流水闕者誰原田每每不可治搯吾吭兮
機考量彙括謀孔多孰令聽之菰作羅吁嗟蘇君
手鬢河馮爨切和神哉沛水歸其壑焉知外帶有
結兮衣有檜萬夫畚插千夫柞蓂乎鼓之軒乎舞
蜿蜒長堤遽如許雲漢為章章於天皎若玉繩墜
我前金城湯池相鈞連以灌我田挹而斟麥秀漸
漸黍由由蟹螺汗邪滿其篝籛鱒鰕鯉鯪鱖
鸞鴈鷺鷥鴉鴛鴦鴛鴦鴛鴦鴛鴦鴛鴦鴛鴦
笄茅魁羹今蘭生酌歌玉冕兮胡不樂天下熙熙
為利來廓開九市聲焯焯與我百物佐三才鄭國
在前白渠後我思古人君為偶有穹斯石不以朽
都御史張公墓碑 隆慶戊辰南宮進士四百人而

陳汝新聶子實萃起龍張澤民與予也萃主客早
卒陳觀察次之澤民最少官最達吾黨媿不如迺
澤民四十有七而歸田五十有三而卽世矣惜哉
澤民少年風骨視瞻非常而淹雅有器量不可狎
近北而軀幹豐偉年長髮鬢如神中月屬之臨川江
邑也舟車

久不忘一夜內刺閣取外事分判前後相屬畧
壅滯老吏咋舌風稜肅然而時有所縱舍人不
窺其際主計者初創條編法衆或疑駭而從容劑
量務得其平不數月令行如流水其於單赤矜卹
特至流亡還歸荒蕪辟易姦盜平息商賈野次士
之仁者大夫之賢者必加禮焉絃誦揖讓翕然有
先進風三年奉徵書而以母喪歸服除謁選入年
未三十例不得臺省大司馬譚襄毅公宜黃人也
宜黃於臨江爲隣邑稔知其賢請得爲其曹郎遂
除主武選司而特設本科使居之一切章奏上下
編研明審爲曹郎冠會念其太公以頽武臣詰出
使還依依子舍不忍去而太公弗善也趣還朝補
吏部考功郎先是譚襄毅薦爲吏部甚力而有泥
之者不果久之論定乃得授屬以星變察朝臣諸
直言敢諫者率傳致其中澤民所擁護爲多已調
文選未浹旬遭父喪服除遷稽勳員外郎已遷驗
封郎中復請告再踰年更調考功文選每大署焚
香告天杜絕私門幸竇而其要在錄忠直懲貪黷
振淹滯汰浮冗斗食以下小官地有善惡俸有贏
詘吏往往高下手索賄澤民察年力量才器小大

煩簡適宜而又度道里遠近不至費僦賃以資吝
墨者之口實取償於官若民也於是中外翕然稱
之擢太常寺少卿尋擢右通政使已擢光祿寺正
卿條疏積弊十餘事皆切中事情因著爲令已復
擢太常寺正卿再疏請早建儲以定國本已擢右
都御史巡撫入閩而烏寇蹂躪我與國朝鮮江海
諸藩震於其隣則簡將帥肆卒伍治甲仗備餉糗
史增置舟師以防要害而裁幕府之濫費覈寺田
之影賴檢商稅之侵牟清庫金之蠹耗凡若干以
佐軍興士馬飽騰而民無加賦之苦大司馬亦以
征倭故調閩樓船卒泛海赴天津澤民疏言不便
請以八千金爲資而令匠師就天津造舟上從之
入閩將士吏民皆踴躍歡呼矢以死自効而或誣
爲江陵相私人舉朝公卿心知其不然然重違言
者旋請解任歸里既報可有欣色以爲助勳戎旅
不若棲遲丘園者之適也所築山房饒美竹顏之
曰萬玉有萬玉山房圖及諸名公詩賦懸壁列圖
書日咏嘯其中客來則焚香鼓瑟已揮塵縱談名
理已乃命酒酒酣揚扞古今人物霏霏不絕語及
世情別酌大白謝之其達如此澤民故山東汶上

開河里人張林仲子也五世祖浩禮禮生勝勝
珊珊生林江陵相公督運往來開河間與林遊
歡見澤民而奇之使屬對受命如嚮而澤民已卒
母遂乞為子而令羅宜人子之澤民居恒避人流
涕以為不獲報所生而司公夫婦凡兩受賜封三
年之喪畢奉使使過開河里行求宗黨得一人則為
叔父宗智相持而泣考問家世乃奏復故姓沒之
日環筆為書以授諸子曰開府非早察半百亦長
世惟生我之劬勞吾慚負於天地君子以為其不
忘親也蓋所遇深有足悲者焉所著天官郎草撫
閩疏抄此遊稿若干卷其文學政事亦可概見已
諸子疏聞於朝予祭葬鄉二三鴻儒名卿為狀為
墓志為神道銘而使予為表墓域余辱澤民於契
深不得以固陋辭其所最不平者今天下以江陵
相公為談門人故吏諱言之抑何甚也始澤謁選
入相公初當國實以同里引嫌而忌者乘隙中之
謂劉侍御疏出里人口語然卒用澤民澤民亦不
欲相負時時自遠其為郎中稍得行志則江陵已
沒六七年而目之私人是尚不識相公何如人安
識澤民哉善乎魯宗公之言曰江陵相不欲使用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七十二

十

者不才才者不用有才如公能終抑而置之耶傳
太常謂江陵毅然欲振天下之衰而登之上理細
人側目公獨以恬淡免知人哉澤民與郭正域龍
相公寒魄余故表而出之非諛墓語也

門書院碑記

鄖陽據荆楚上游控宛洛通雍蜀雖
事詩書大中丞建牙其中比年號稱無事邇羽流

不戢羣囂而闕守臣以守當為神叢御史中丞賢
南北臺省交章而竟不可撓吾奉命來撫茲上而黃冠
日繩不可枉臬不可撓吾奉命來撫茲上而黃冠
逃于法之外何以為民上于是多方設問懸格購
之以聞竟抵於法而鄖之吏民懽然曰我公真去
我蝨賊也鄖民知有三尺矣公又慨然曰倉廩不
殖安知榮辱原田不每安知禮義鄖崇山邃谷羊
腸鳥道泉厄阿磊無一望膏繡之田山童而水涸
吾奉命來撫茲土歲不一登民且枵腹如吾民何
于是為盍水武陽二堰郡民賴之懽然誦曰我公
真長我禾黍也我民能飽此七尺矣會大比士鄖
襄二郡獲雋者僅一人公又慨然曰士無肆則士
與士不言禮義上無教則士與士不知詩書楚國

稱人文而吾所轄者兼周秦吾奉命來撫此土而不作人不與賢徒責其山棲野聚之民勁悍决裂裂倫常而寡文學何以得此譽髦而用之於是捐粢錢五百金與臬使者王公計之王公亦捐粢錢四十金卜風氣完美當城中爲書院一區題曰龍門書院爲治近龍門山也爲堂者二前題曰講堂校藝其中後曰石室儲書於內旁列號房七十餘間以爲藏修之所又置學田建輔房以爲久遠修葺之資始於萬曆丁未年正月落成於本年十月爲檄三省之士居之曰楚之士能無采湘蘭佩沅芷者乎秦之士能無誦蒹葭賦上林者乎周之士能無習龍馬咏二南者乎吾拔其尤者與之言禮樂言詩書於是鄭之人懽然曰我公又與我人文而造我成人小子也我民知有六藝矣夫大中丞以天子重臣表帥一方文武是憲在昔太公治齊誅華士而興賢能何武行部揚州入傳舍開墾頃畝五穀美惡卽學官見諸生試其誦論得失薛謙光爲御史中丞劾奏緇流曰憲臺理寬滯何所迴避而後興教化顏斐爲京兆整頓阡陌樹桑果買牛車而又勤勵理學風化大行以黃公之政視前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七十二

十一

數君子何如也夫滑民不詭於法則朝廷尊窮民不匱於食則婦子保士子不躍於治則賢才出黃公爲政先其大者一一可紀也於是不佞正域從臬大夫之請而爲之記黃公諱紀賢號芳楠四川榮縣人萬曆庚辰進士王公名詞美號含虛陝西朝邑人萬曆庚辰進士是役也始終經營者郡思理李君名可芳贊成者郡丞周君名國庠別駕李君名之實鄭縣尹張君名應春督工則鎮撫苗良弼稅課司大使孫希志例得書熊廷弼嘉魚蒲圻咸寧江夏長堤

碑記

予嘗觀嘉魚老堤自馬鞍山至簪洲艾家墩蜿蜒百里有古木蒼蒼連霧列蓋居然江山一

長城也按志始自宋政和以來唐均陳景成宣諸君接連創置暨正德年間吳清惠公以賑勸之役復請大修之集嘉蒲咸夏民合力修築引江由金口入湖以緩其勢而四邑賴焉至今又百餘年矣歲久衝嚙所在潰决水自上流百道直下既猛甚而又自艾家墩至赤磯山四十餘里故無堤水復橫入與直下者合湊而四邑田土崇朝立盡廬舍人民漂蕩死徙至不可爲言嘉魚李公光祿向子

日吾人其魚矣老堤未修新堤未續吾與...
之奉書諸當事者為四邑請命而是時嘉令...
侯日擊心傷復為災民申議前後書至十數上於...
是前中丞董公直指史公叅藩陳公郡伯馬公咸...
欣然允發府庫三千餘金區分四邑長吏募夫併...
築時嘉成江夏各次第訖工而會署蒲篆者有派...
里甲之擾致生齟齬中丞梁公直指錢公彭公方...
伯劉公憲臬王公張公郡伯黃公特檄江夏徐侯...
往勘以受之均而衆議之不容違始獲卒業而四...
十餘里之新堤於是乎告成功矣光祿又與予計...
日老堤當首衝而潰者弗塞卑者弗高薄者弗厚...
雖新堤庸有濟乎復為言之徐葛兩侯轉請於前...
諸當事者再發帑三十金專屬葛侯修補蓋或協...
築或專修皆所以遵向來成例也自新舊堤全而...
蜀水自西瀟湘之水自南岳澧辰之水自西南來...
者至魚山皆弭伏順衍而下不敢一窺湖而四邑...
一旦沔來盡闢流移盡復廬居盡葺桑麻樹蓄盡...
布滿中野而無復向時昏墊沉溺之虞公私逋負...
之患其於民食國賦豈曰小補之哉光祿屬予為...
記曰諸公之德意邑長之勤勞役民之成例後來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七十二

十一

之勸規皆於是在予不可以無言予謝不敏則屢...
以讓而須公作古人矣於是畧次其事之本末而...
申之以兩言曰凡為地方舉事者為民之念要真...
而同事之心貴一真則饑溺由已而勞費嫌怨之...
不辭此長民者事也一則秦越共濟而彼此異同...
之弗立此吾四邑之為士民者事也誠如是則四...
邑長有此堤四邑之民長受此堤之利雖千百世...
存可知矣葛侯名申選河西人在任五年強半居...
宿堤上祁寒暑雨備...
諸勞苦不盡述云

游士任長堤碑記

葛侯峻長堤之役遷

南廷尉評以去熊直指記徐葛兩侯舉事之始末...
侯可千秋矣游子假歸父老復礪石索言者再游...
子曰夫舊堤始唐均次成宣次姜溥又次劉元相...
而吳清惠亦經疏請載邑誌新堤始馮公應京議...
焉而未竟載縣牒予請勿言獨憶丁戊間予率三...
邑父老灑泣而言堤事郡伯張公折節以從而蒲...
邑某侯足不窺江岍一步輒沮予議無何堤决四...
邑之田廬蕩然啼號弗然予憾不能為斯民請也...
歲庚戌予成進士葛侯除嘉令因與李光祿申四...
邑堤議侯領之遂按視以為荒度計蓋大江自岷

山來攏黔瀘諸水出峽而東走而沅湘辰
父大會於岳陽下至赤鼻廬始就衝勒又下
山則江嘉蒲成之山三面周遭而西缺其一而
受江大約堤之形一而堤之則四向之堤
山止夾口置獲口以北不堤即吳清惠
焉木免捍七而缺三割而長焉起獲口
焉公應京議是為捍九而缺一虛其一
至口則若建旄然不返顧矣其刺流從
上焉其勢殺比滿而溢則江已就落不
里為口而朝茹夕滿也葛侯既有成筭
牒以力請焉當事趨其議江成無間言而蒲稍不
如約如丁戊間故事於時熊直指李光祿慷慨陳
說於諸當事手腕幾脫而余亦向脩兵張公郡伯
馬公司理唐公孫公披瀝滿紙焉當事亦蒿目是
以有勘堤之役擇江夏徐侯以往至則為之別疆
域分山澤核里數酌丈尺一以受害多少為準而
其議始定當事訥然捐三千金以創新屬四邑分
築既又捐三千金以增舊屬嘉邑專修而堤無弗
固矣明年江泛沒堤之半堤以內禾黍油然桑麻
無恙四邑將世世賴之即吳起西門豹寧多遜焉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七十二

三

是役也問之里江六十三患水者三十四蒲三十
患水者八咸十六患水者八嘉十二患水者七問
之堤江之丈以千者二蒲咸之丈以千者各一嘉
謹拜手作誦曰春秋元命幕天包地五行始水瓠
子一决壁沉薪負厥患不已澶淵之役子瞻廬城
誓與俱死賦被黃樓載歌載咏有涕如泚艱哉使
君飄則百與全乃致毀使君致詞吏民欲殺何如
史起卓矣徐侯共建非常狂流克砥三年告成廼
黍廼禾被我江渚撤彼桑土迨天未雨敢告多士

張治孫公祠碑記

余每讀孫延平哀慕錄未嘗不
廢書流涕悲其人之勤民以死

也及今合沔陽事觀之則君子之道其感於天人
者深矣孫公諱衍字世延別號曰雪岑松江華亭
人成化戊戌第進士除知沔陽沔陽居江漢下流
夏秋水溢决裂為沱渺然成巨浸民處沮洳中然
湖澤之利漻漫不可稽察黠胥豪商相為乾沒業
民捐瘠轉徙而浮居藉魚蝦葦荻自饜食也公下
車革暴振弱寡和惠生一之月簡訪鄉籍二之月
完聚倉廩期月而病者起下者歸修堤防之利度

穡之業而闢之使耕然後民皆知農而食
材焉工而成焉商而通焉貧者禁不能取
爲奸回民輯然咸安宇矣常賦有程期勾檢奇
以待貧乏不能輸者自是民歡戴如慈母嚴父召
杜不之過也政餘則集郡校之賢子弟親課其業
一夕屏騶馭入學舍察諸生勤惰見籠燭焉問之
日陳學官出巡號耳公翌晨昇膏油二百勛來助
燈火費日師生能勤勵若此是舉吾職也沔由是
斌斌然多文學士矣六年遷南京刑部員外郎去
之日老黎垂流以送公亦爲之感動賦二詩道忠
信焉正德中有司奉公神入祀各宦而民思公者
久益不置也乃謀更祀公嘉靖壬寅監司也陽柯
君常卽城東故臺結亭以眺民因請以其前隙地
創公祠柯君曰是民之義而吏之表也其誰敢後
之乃命知州王君崇文卽臺構堂三楹翼以兩序
前爲儀門又前爲大門題之曰遺愛民老幼咸忻
忻然走集其下俎豆也祠成公仲子少宗伯毅
齋適奉上帝命告事顯陵取道於沔遂卽新祠展謁
焉沔之父老若縉紳士咸趨而覲曰是常從孫公
官吾沔者也仁人有後豈不信然哉崇文乃以內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七十二

古

方童庶子狀驛使都下丐余記其事余惟祠者思
也思其人祠祀焉者也昔聞公之守延平也以禱
雨走暑中得寒疾以死延平之人則哀而祠之夫
沔之去延平遠數千里而成化至於今垂六十載
也民之思公者無間於遠近今昔若謀而合焉此
豈有政令徵發期會哉忠信之所通人各由其誠
以趨所慕欲如水之於下不召而自來豈非感應
所符而自然之驗耶故曰君子之道其感人者深
矣夫延平之民猶夫沔之民也天下之民亦猶夫
延平之民也向使公得究其志於天下則天下之
民將必有被其澤而思之者矣然公之身雖不能
振於有位而能使其民廟食百世公之施雖不能
究於其極而能使其子食慶報無窮天道雖微豈
不昭昭然哉余故爲之記使後此者或觀而興焉

孫繼魯習杜祠堂碑記

余校士襄陽望隆申慕諸
葛孔明爲人怪陳壽以父

子私憾劉氏君臣故志三國帝魏其餘裕祭高帝
以下昭穆制度湮滅典書不與昭烈紹漢統而僞
孔明焉耳矣因考習鑿齒漢晉春秋起漢光終晉
心以蜀正魏篡漢亡晉興心特壯之及考杜齋詩

於先主孔明往往推而尊之形於遺祠故廟之賦詠若曰窺吳曰幸三峽曰崩年曰永安宮曰華曰玉殿曰丞相曰宗臣曰見伊呂曰失蕭曹曰三顧頻煩曰兩朝開濟則帝昭烈佐孔明視習先而扶世教多矣嘗求其故則習杜皆襄陽人齒以史名晉爲能裁正桓溫而甫以詩名唐則忠愛君國又齒之博雅志氣自少甫之屬辭乃自七齡大抵天性畧同夫齒能裁正桓溫則心晉心晉則帝漢帝漢則篡魏誦溫非聖在於史甫能忠愛君國則心唐心唐則刺安刺安則誅史在於詩其於昭烈孔明史以正之詩以美之則君父之道著見奸雄如魏既成尚誅况如溫之蓄非聖如安如史之賊且亂者天誅其能違乎則二公之史之詩誠深遠矣石南憲副江公有見乎此雅尚二公卽峴首習池祀之報功風教也祠成公叅浙藩政屬襄陽知府張君裕通判萬燭推官蕭瑞鳳徵余記其大節如彼若夫習杜世家齒甫定事暨峴首習池佳勝與祠之規制則翰墨煥然可述不可磨者今皆不記公名滙字巨之江西進賢人丙戌進士金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七十二

五

銑王公烈士廟碑記

天地剛直之氣稟之以生人與物皆然也而人得其全能

全剛直之氣奮百世而特立者惟豪傑其人也氣處乎百世之上泯無形迹可見聞及其遭大變臨大節而發焉則死生榮辱之說以定於胸中不死而辱不生而榮則何外物之足以動其心而奪其志哉是故於夏而發也爲龍逢於殷而發也爲比干於楚而發也爲屈原於唐而發也爲張巡爲許遠顏魯公於宋而發也爲文天祥爲王彥明之數君子安於臣節以死爲亨所謂能全剛直之氣奮百世而特立者也自龍逢以及天祥史書之廟祀之名公鉅儒爲之詩歌爲傳紀以稱羨之刻於石登於方策後世得以景仰者有以也惟彥明死節史失其傳廟燬於火未聞名公鉅儒爲之詩歌以刻於石登於方策剛直之氣不得白于天下後世其置諸人心塞乎天地之間固自若也是蓋不以暫而存久而沒也銑承命來斬索斬圖經考古名宦將師法之首得公焉未詳何處人守斬有德惠在人當元兵壓境忠義不屈拒戰日久民不忍叛未幾城陷公挈其妻子登大艦於西龍眼磯陳

沒之斬民哀而思之尊為烈士立廟於...
日烈士王公之廟歲時祀之遂詢之於父...
故廟早隘弗稱逼於民居數罹於火遺址鞠為...
莽亦已久矣予聞而感其心謀于僚友同知淮陽...
王倫滇南趙和判官而蜀王錦吏日陝右伍喬相...
與捐俸市其民居以益其地東抵周行西抵大江...
袤計七十餘尺廣六十餘尺新其廟貌路有門...
以牆經始景泰癸酉秋越明年冬十一月甲子落...
成予與寮案率父老拜瞻廟下咸喜公剛直之氣...
肅然如生因請書其事以刻於石噫公剛直之氣...
塞乎天地固不藉此而存而公之神靈不無藉是...
廟以栖以妥而凡斬人水旱重疫之禱於公者舍...
之將焉適乎他日名公鉅儒為之詩歌傳記以鳴...
剛直之氣白於千載之下奮乎百世之上媿美夏...
殷唐宋諸君子又焉可謂其不藉...
於是乎遂綜其大畧而為之記

聖臣應山馬都

司祠碑記

公諱振字仲威世為山後人曾祖馬喇...
指揮同知父俊都督僉事皆以身死國公襲指揮...
使以父忠節陞都指揮僉事弘治癸丑兵部推公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七十二

去

武勇忠勤奏除河南南都指揮使司公之初來也將...
士卒分番入衛號令明肅賞罰公信其律已也廉...
其立法也寬其禦衆也嚴而不苛故垂二十年家...
無長物而人樂為之用正德辛未霸州賊起始以...
數十人白晝剽掠橫行河北商旅阻遏尋渡河而...
南是時將兵者多顧望畏縮不敢追捕公獨率十...
餘騎奮然挺身逐之自汴日夜兼馳至湖廣應山...
縣樹林山口接戰起已抵申天地晦冥力寡為伏...
兵所殺公之志雖不就卒死以忠悲天公旣死賊...
愈滋蔓數月之間擁衆十餘萬攻城屠邑大肆猖...
獗中原為之震動上厯天子之憂分遣大臣督邊...
將四路征勦經兩年始得撲滅其甲兵芻糧之費...
亦已極矣大都憲陝西彭時公總帥駐汴聞公與...
其父祖咸歿於王事因大書世忠二字表其門先...
是有司上其事朝廷復陞公子昂如公官嗚呼公...
之能盡厥職身雖死名何其榮也耶余以菲才備...
員河南南都司與公子為寮案又奉勅守脩汝寧信...
陽等處乃公死節之地余常出巡履其境見其山...
川草木皆森鬱宛如公昔日與賊對壘而人馬...
地...父加金鐵...使然也使人想公莫武

勇果之氣慨慕不已焉噫使是時諸將兵者皆同於公不畏縮觀望而協心戮力相機策應則不難於殲而公亦不死也又豈至勞宵旰而糜餉也哉歐陽子云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為計不能出奇孔子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今觀其地皆高山深谿道隘不能還車兵法所忌此公之所以取敗然公之心真足以裂金石貫日星不可誣也余歆公之志悲公之死因與汝寧太守平原姚公宗翰即公戰處立石書蹟于其上使後之過其地者知公英勇如此若夫公之勲勞忠節固具陳方馮文簡公祠堂碑記載國史余不敢贅言也古之有功德於世者不得祀于國猶得祀于鄉昭崇報也苟當祀而廢則失之慢不當祀而興則失之誦慢與誦夫豈禮哉宋樞密使馮文簡公名京字當世世居楚咸寧相山之下其先君宣徽院使太子少師贈司徒式之有陰德遂生公既博學有大志仁宗皇祐元年鄉試至廷試皆居選時稱馮三元尋倅荆南後擢修起居注出知益州民皆安之神宗即位以為御史中丞上疏論王安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七十二

七

石新法之失安石指為邪說請黜之神宗不允墜為樞密副使未幾叅知政事居政府數與安石論辨不合及呂惠卿議罷制舉公力爭以為不可惠卿脚之因誣以罪出之亳州熙寧九年復召為同知樞密院事元豐三年拜樞密使四年罷奉卿之士以宋進士三試皆第一僅三人公在其一誠可謂豪傑士也公再歷外寄兩入政府民被其澤主信其忠雖奸回屢排而中立不倚其節操誠可以垂世範俗也德之所及功之所存仰諸天俯諸人後何愧作哉國未有祠寔宋闕典也至元初鄉之燕廢故址雖存而無能續創者成化戊子崑山王慶分教受職之初禮部亞卿葉公謂曰馮文簡公咸寧人公為宋名臣而祠祀久廢作與之責其在于乎夫教之所以施忠孝是先文簡公之盡心於宋忠矣今其祠宇蕪廢若此甚非所以崇報功德于昔而激勸士習于今也慶曰諾暨至咸寧適武昌同知馮章通判陳琳以督賦繼至為慶措辦材木作私第慶曰私事在所緩公事在所急且亞卿葉公之命予既諾之先已而後彼獨不肉愧

不特移私第之材以創之有司嘉其志即爲剪
林闢故址材不足增之用不給補之命工役力
祠三間繕以周垣揭以高門通歷日月凡幾而
告成後憲祠雖成歲祀無征祠旁舊有金蓮池若
干畝久沒於閭右慶圖復之以池歲所樹藝之利
用給常祀之費而計可經久慶之心亦勤矣哉誠
不負亞卿葉公之命而俾文簡公之節行益昭示
於悠久也嗚呼教人以言人雖聽之而未入之深
導人以行人雖見之而自然使之感咸寧文簡公
之鄉其世德之厚節操之堅故老猶有傳誦之者
今復因是祠而使之知崇報之典興禮義之心又
惡知無若文簡公之出于其間于是則文簡公之
節行必有待亞卿葉公而後著葉公之心似有待
于慶而後克成其美也用書此記諸石庶將來有
考

徐階重建義勇武安王廟碑記

義勇武安王有廟在常陽之西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七十二

六

公太保都督陸公出其祿賜之餘得白金二千五
百兩屬守備太監張公方撤而新之又建坊于其
前作鐘鼓樓作諸廟祀之具感備繚以周垣而守
之以僧若干人其冬十月告成事昔韓昌黎推尊
孔子以爲祀而徧天下者惟社稷與孔子爲然按
史王墓于漢建安二十四年至於今千四百歲矣
其褒贈之典代以益崇而廟祀亦徧天下與孔子
等何其盛也自古有功德於人者死則必食其報
然其功德有及有不及則其廟祀亦必因之獨忠
義之事接於耳目而有激于心則不必功德之及
我而慨想感泣自有曠百世而不能已者所謂民
之秉彝也當漢之季謀臣策士咸知天下之勢必
歸曹操而王獨以正統所在委身昭烈及爲曹操
所執操禮之甚厚而王迄無二心去強歸弱繼之
以死非忠義之尤者乎孔子述六經垂訓萬世感
人以功德王感人以忠義其廟祀徧天下固宜也
世或疑孔明翼德與王同事昭烈其忠義亦同而
廟祀之盛皆不及王以爲事同而報異者夫翼德
非王比也孔明之事著在蜀爾王始見執於操斬
刺顏良舍而歸蜀魏之人舉能言之至隆乎禁斬

歷德操欲徙都以避而吳君臣日夜謀王王
為快王既歿操日以強吳亦遂臣于魏識者
咎陸遜而思魯肅之慮遠則吳之人又無不知王
有激於秉彜之良此王所以著於孔明者歟故曰
王廟徧祀天下宜也廟繫牲有石二公請予書其
重建之歲予因論王所以致此者系之詩俾歌以
祀王黃公名錦在司禮務德而奉公陸公名炳有
文武才其志在安社稷觀于茲舉可以得其人之
概矣詩曰王之廟兮何所崇崇岡兮俯遙浦左旗
張兮右懸鼓王廟兮儼然王中處兮神在天從昭
烈兮日周旋邦之人兮聚正氣春秋兮奉王祀牲
牲肥兮酒醴旨王自天兮來下青龍刀兮赤兔馬
長鬚飄兮顏渥楮王至今兮入廟鏡鼓喧兮管噉噪
飲且食兮不嘖以笑於嗟兮明神下為河岳兮上
為星辰伊降福兮獨此邦之人扶天常兮植人紀
億千萬年兮相我天子

錢正志重建沔州治碑記

夫尊主庇民莫大乎治故堂簾之峻以養威也燕
處必潔以養安也高其開闔森其廊廡以崇體也

吏胥有所即事無曠下令于流水之源是以政教
必達苛慝不作厥惟重哉沔故府治也在城東北
洪武初改州西南重修于弘治己卯至萬曆庚辰
而就圯維時分封割腴匿糧藪蔽賦役不均民生
日蹙庚子辛丑之間水火載罹田野汗萊室廬瓦
礫流離日甚桴鼓數起治敝而民從之無足怪者
壬寅二月余承乏守土至之日旁皇裹足不能終
食蓋南榮東廡幕署皆燬堂僅巋然支柱傾側不
勝其危召吏計費吏曰向計千金尚虞不給經費
無從請俟稔歲余晒曰棟折榱崩近在旦夕而欲
遠待豐年是須越人而拯溺也又私署未葺余異
之編廬為障偏窄濕蒸鬱以生疾嘆曰沔故名州
也而敝乃至是吏固慢耶抑勢有不可耶乃捐俸
四十填池築室遷于堂北前後五楹閱月工畢時
以年稔奏改漕折部覆不允旬日之中徵米萬斛
督責旁午火馳四應戴星不給雨潦縱橫堂下褰
衣送客晴日穿漏堂上張蓋治事君以為常一日
風雨暴至屋颯然有聲庭中人爭走階下露立余
始變然據席曰屋覆也而獨遺我乎夫名與身孰
親也自是復思建立念民艱無可為者獨冗役可

計得凡十九金益以俸金五十使市材于漢上
質歲廼賈折閱悉售其價廉其材美又聚米得
而斛集寮友商之與者半不與者半余謂此不
不亨蠶不幹不治安治其他遂以意白之上官成
報可時春和細民乏食聚糧招之應者雲集以癸
卯二月三日肇工尊美堂成爲庫二前爲幕廳
爲架閣閣前爲儀仗前爲雲軒三楹以庇下也
月丙午迎年樓成以迓豐歲上爲刻漏寔鐘鼓
月儀門及東廡成余曰勞止沆可小息入秋余欲
終事吏民切諫曰明公之爲此州亦足矣俸殫垂
案庸可繼乎請息肩以俟後余曰愛我哉然未爲
知我也夫余殫心以爲此州而人莫余直也尚安
藉此增累哉顧吾念之計工之已成者益衆計工
之未成者蓋寡易九仞而難一簣計不爲也且余
不爲此後人方諉之而又鑒之誰復爲此哉遂以
八月八日續建後堂西廡如其初畫冬十月工竣
嗟夫余以艱虞之會輒興大役夙夜經營初不意
成就如此語曰作之者勞居之者逸又曰養尊處
優若固有之又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後之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七十二

三

費尙伊觀察蘇公開河碑

源其尚思締造之艱哉

記南沔澤國也江水趨江陵東注爲沱漢水滙三澨
以水秀則地勢然矣頃者河源細水泉涸計郡治
果南隅迤邐三十餘里悉爲平陸無論商賈貿遷
及芻粟輓運與水田灌漑之難卽襟帶一水乃令
隔閼弗通譬之于人經絡營衛不相連貫卒有痿
痺之患此于地脉風氣所係非細也宦茲土者率
遠廬官舍及瓜而代有掉臂去爾或一二健吏稍
稱任事亦多首鼠兩端異蠕觀望荷畚鍤爲終日
之計止已嗟夫河柰何不終塞且化爲陵也大夫
蘇公以卽署觀察荆西旣淮沔問民疾苦及一切
興革郡人士首以疏河請公毅然決策曰吾奉璽
書廉察一方若水利天子固詔我矣矧詢謀僉同
其安敢避事乃下令有司議工費約民田糧十
鍾出粟一金替月粟其條上兩臺臺使者難之欲
報罷而公持益堅蓋越月而河成大都公審時度
勢因民之利用民之力故費省而其功逸而倍古
人亦大事頓若此矣役旣竣公集郡人士巡行河

曲方舟載泳清波湛加田者溉於所旌者喧于
漁者歌於浦爨者汲於壩買者揚帆鼓柁而駛
中流蓋公裴回容與而後喜可知矣公又謂是
也非翺始之難而持終之難苟且目前而闕於長
慮一旦河流復梗是塵飯土羹也于是徙舊聞之
日以張水勢僉隣河之夫以給嘗役減征商之稅
以通泉貨建四路之橋以濟往來隨事擘畫條分
縷析蓋公之言曰吾心力盡矣吾姑爲此以待繼
我者潤色而增益之可乎夫由前則已事之效也
由後則來事之師也美哉明德遠矣昔者禹之治
本九州攸同萬世永賴元圭旣錫禹貢乃作今洞
庭會稽之間遺跡具在杜預治襄陽刻石記功一
置峴首之上投漢水之下令後世無忘公於沔
百世之利也余乃從長吏及郡人士之請而授簡
如左公諱兩登萬曆甲辰進士蜀之巴縣人
朱屏重修竹山縣儒學碑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七十二

三

也時維提督撫治大中丞榮昌喻公惠安張公代
巡皮公桂公咸首檄修學有司奉檄計歲羨若干
鳩工程材爲棟爲椽爲蓋爲壁爲塔爲臺爲垣櫟
斷丹雘罔有不脩維廟巍巍然維堂維亭維祠維
廡翼翼然維墉維垣登然經始于癸卯春二月
落成于夏六月屬余爲之記余未獲辭遂作而言
曰龍門子有云父能生我而不能祿我君能祿我
而不能成我成我之恩與君父等其惟孔子乎孔
子之道以其粗而言窮經以工進取膺君之爵榮
親之養此潤家者也以其精而言探微造極竭力
以作孝致身以作忠扶綱常之日月此其潤身潤
心者然也無他是在學之而已矣記曰學猶殖也
不殖將落爾多土自殖之其
王世貞斗門碑記
勿負良有司新學之意也哉
令朱衣上記都御史幕府言邑故房州遷人地四
塞亡商賈之羨其民依樵采而食所出薄不足以
供恒苦饑獨邑南有稻田萬餘畝號爲肥饒其所
受水出滴水岩灌溉以時則收倍他田其地凡三
畝中下畝以次而受上畝之水其上畝以次而制
中下畝之命過而不下則弗敢播旁泄而他注之

則弗敢播而下畷亦時竊發其防使上中畷立
破恒爭爭則互為害而不能自為利令以行却
田所具得其狀仍行屬鄉三老戡安課督民之
田利者以次受職俾環田而汗之毋使勞洩自
而中而下至官轂之口鑿石為斗門上溢則障之
下涸則洩之凡石之以丈計者二千五百五十
為柱者百四十有為槽者十有五役工至三千
二百三十而賦帑金僅六十餘因與守畷者約其
下畷常受水而不予水者罰在上畷不當予水而
輒啓水者罰在下畷其民皆稽顙聽約束毋敢犯
竊以為令遷徙無常久或忽忘之不以時飭治奸
民起而修一旦之憤破毀成業坐自失計而歸警
於上願得幕府之一言勒石而櫛之通衢以示永
久都御史曰善乃為銘曰周有稻人掌稼畫地濬
防溝遂以迤列澮楊芟作田曠滂下地惟此山邑
罕覩其利引流下輸建甌斯易比於桔槔厥逸徒
倍門此三畷以時啓閉房南穰穰
民靡虞歲爰戒來者毋怠成事
錢天錫郡倅汪

公建倉碑記

余因汪公建倉一事而有感于國計
饒乏之故吏治浮寔之辨也漢興七

十餘載粟紅貫朽陳陳相因人衍家富迨乎建元
元朔間兵戈騷動海內虛耗我明二祖以武功定
天下大軍之費不貲而轉餉不匱列聖相承海內
又安帑藏充物庾廩盈羨適者渠寇啓疆竭海內
之物方以供之天下飛芻輓粟積之露處荷戈之
子捐粒棄糶與泥沙同盡則當事者之不能定于
鮮也比歲不登數百萬之漕糧滯積江漢之間水
涸水堅不能一粒致京師于是積粟如山歲久耗
蠹嗚呼此孰非天下之大命小民之脂膏而付之
一擲則以此徯諸郡邑畱心民瘼者安得坐視而
不為之所哉汚舊無倉而寄諸衛殿以四十三里
之入納之數椽糶糠莫辨盈縮無稽司倉者収各
里之羨歲額既滿而其後之供輸盡作折色用飽
囊蠹胥吏之侵漁下里之逋負不知幾何相沿二
百餘年未有變計及新安汪君毅然起而建之在
四善焉里置一倉而完欠之數不敢混倉各一儲
而奇羨之利不敢私蓋藏以誌而杜雀鼠之耗轉
運有次而杜積滯之患其有造於吾民如此乃為
之記以告後來
徐扶漢黃馬墓碑記
余嘗讀兩漢
史無忘厥功云

汝南處士黃叔度未嘗不悚然感慨焉蓋古之
率要者雖能炳耀當時未必蜚騰後世乃若幽貞
之士其遺踪托跡猶能使人興起異代名節之重
也如此若叔度者史稱隕然處順淵乎以道所謂
幽貞者非耶嘉靖丙寅余督學楚歷襄校士道出
宜城忽遺瑩入望駐節詢之知爲叔度墓也始而
悵然願識其人中而暢然若師長在側其爲鞭御
旣而恍然若汪洋元度游泳未由惟見隴氣生春
山容未老復爲之嘆曰噫吾叔度其尚未氓耶當
時與處士同時者若鄧騭竊柄羅鉗梁冀一門金
紫其樹立者若李膺范滂獨持風采非不赫奕一
時矣其死也踪跡沉湮無可稽述然則諸君安往
哉獨處士猶在也常聞太守王龔禮進多方竟不
留而去將安之耶繼而天子使友人舉孝廉暫至
京師而返又安返耶及陳蕃入爲三公臨朝嘆曰
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是時也處士又安往
耶若然卽漢朝君臣已求之莫得矣胡爲乎在宜
城哉繼爲思之鄙夫炫勢願歸故鄉真士韜光其
身異域閔子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意
者叔度之終於宜城毋乃隱文于豹谷歛穎于錐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七十二

三

囊所謂汶上者歟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處士
兩得之或謂客隴萍踪泉潺月冷莫不爲處士傷
之余獨以爲不然宅身之道曰忠與孝苟可全歸
父母之完膚恢恢寰宇孰非龍眠苟可培植國家
之元氣凜凜清風孰非鳴鳳叔度所謂乾坤孝子
宇宙忠臣信乎百世之下使人興起而未氓也因
爲檄縣立祠以禁樵牧張令鳳起遂任而營
構之抑處士自在使人曠世相感歎遂書